

曹逸冰 译

真田 太平記



七曜文库

池波正太郎

IKENAMI SHOTARO

大坂入城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真田太平记◆大坂入城

曹逸冰
译

SANADA TAIHEIKI Volume 10 : OSAKA NYUJO by Shotaro Ikenami
Copyright © 1981 Toyoko Ikenami
All rights reserved.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NBUN-SHA Co., Ltd.
Third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 in 1987-1988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0-287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田太平记. 10, 大坂入城 / (日) 池波正太郎著 ;
曹逸冰译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
2012.5
(七曜文库)
ISBN 978-7-5463-9357-5

I. ①真… II. ①池… ②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4543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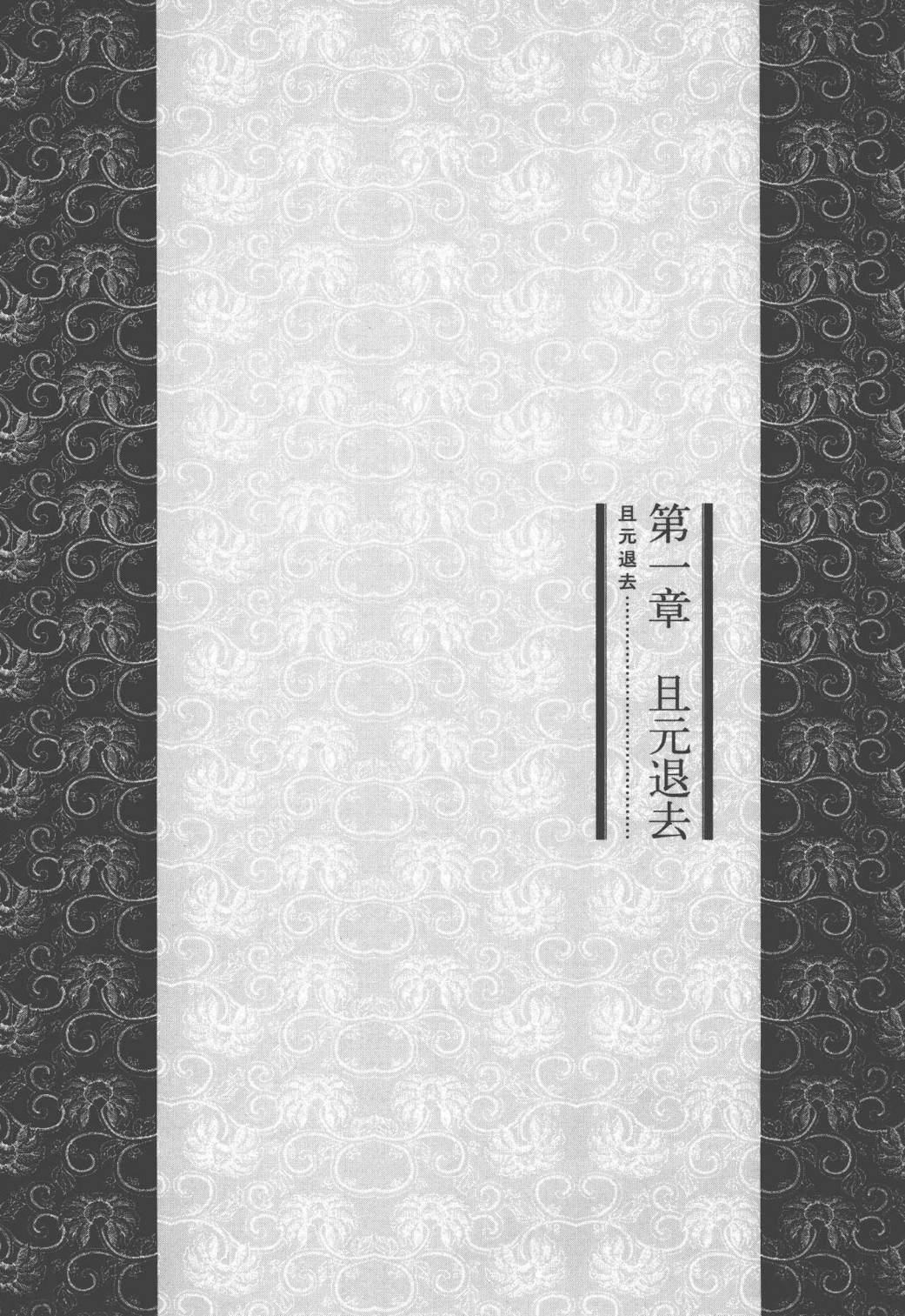
真田太平记(十)——大坂入城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[日]池波正太郎 |
| 译 者 | 曹逸冰 |
| 出 品 人 | 刘丛星 |
| 创 意 |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 |
| 策划编辑 | 渠 诚 |
| 责任编辑 | 顾学云 李瑞玲 |
| 封面设计 | 未 氓 |
| 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|
| 印 张 | 9.75 |
| 版 次 | 2012年5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|
-
- | | |
|-----|---|
| 出 版 |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|
| 地 址 |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
邮编: 10005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发行部: 010-63104979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beijinghanyue.com/ |
| 邮 箱 | jlpg-bj@vip.sina.com |
| 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-

ISBN 978-7-5463-9357-5 定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: 010-63109462-1040



第一章 且元退去

且元退去……

第壹话

丰臣秀赖和那些近臣早就决意跟家康打一仗了。

中原丈助来报信的次日夜晚，草者小助悄悄离开了高台寺。

当日午后，小助打扫中庭之时，恰逢高台院遥遥自走廊现身。
见高台院带着两名侍女出现，小助慌忙放下扫帚，跪地请安。

“哎呀，小兵卫……”高台院微笑道，“好久没见到你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抬起头来，让老身瞧瞧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小助抬起头，仰视高台院，不禁暗自感慨。

（好憔悴呀……）

加藤清正、浅野幸长生前，高台院曾借助他们，千方百计推动大坂和关东的和解，反观如今……

在深渊般的无奈中空虚度日，她面容寂寥亦是理所当然。她是年七十有三。

十年后的宽永元年之秋，高台院撒手人寰。

“哎呀，脸色不错嘛……”

“托高台院大人洪福。”

小助跪拜行礼。高台院点了点头，转身朝佛堂走去。

小助来这里住了好些时日，此时不免感慨万千。

（谢大人厚爱……）

他默念着感谢之辞，眼圈渐渐红了。当夜，小助轻而易举溜出了高台寺，径直奔向下久我的忍宿。

当时，片桐且元刚刚从京都回到大坂，正打算回府歇息。

他看了黄历，觉得此日不吉，故打算明天再向丰臣秀赖和淀君禀报情况。

话说回来，且元去骏府之后的一举一动皆有大藏卿局一一禀报。恐怕且元正因此羞愧难当。照理说，秀赖和淀君见片桐且元从骏府归来，该让他速速去禀报才是。

且元索性顺水推舟，自我安慰道：“日子不好，不如等一天再去吧。”实际上，他暗叹时不我待。淀君、秀赖和丰臣家的那些重臣本该立刻召见且元才对，哪知竟然没人理他。

片桐且元确实羞愧难当。大藏卿局一到骏府，便得到了德川家康的接见，而他却一直不曾和家康面谈……他真不知大藏卿局会如何报告。他以丰臣家使者的身份去了骏府，郁郁待了几天，好容易回到大坂，却又受众人冷遇。仿佛——

“片桐东市正的复命，听不听都无所谓。”

且元焦躁不安，彷徨无计，只得让下人备了些酒，将就睡下。

翌日早晨，且元求见秀赖。

（他们总不会又拒绝吧……）

午后，且元去了俗称“千席间”的大厅，见到丰臣秀赖。重臣悉数出席，唯独不见淀君。且元饮了秀赖赏赐的酒，神情阴沉。

席上，且元道出关东方面的条件，果然无一人赞同。

丰臣秀赖和那些近臣早就决意跟家康打一仗了。

片桐且元到底有没有立场？众人对且元的怀疑日益加深。

且元满腹委屈。他千方百计，无非是要保丰臣家的安泰。他相信，要保丰臣家的天下，就万万不可“反抗”关东——不，是反抗德川家康。

且元没有加藤清正那种让家康畏惧的实力，亦无浅野幸长的智慧。

丰臣家为何要派他去骏府呢？倘若不信任他，为何不直接派别的家臣甚至大藏卿局出面统筹？脏活累活全推给他，一到关键时刻，便摆出一副“且元阴结关东欲对丰臣家不利”的态度。

这就怪不得且元会喟然长叹了。

淀君的近侍中自不乏同情且元之人，譬如织田常真。常真就是昔日的织田信雄，他是织田信长的次子，算来便是淀君的表兄。

如前所述，信长死后，信雄和家康结盟对抗秀吉，打响了小牧·长久手之战。后来，信雄完全没跟盟友家康商量，擅自跟秀吉谈和。此事一直被天下耻笑。再然后，秀吉把尾张地区和北伊势地区的五郡封了给他。天正十三年，信雄就任“大纳言”一职。然而，丰臣秀吉攻陷小田原之后，把德川家康支去了关东，命信雄搬到家康的旧地盘。信雄拒绝了秀吉的要求。当时的信雄根本没有对抗秀吉的兵力，而且没有盟友。

秀吉勃然大怒——“竟敢抗命不遵！”他没收了故主信长之子信雄的封地，将其流放到秋田地区。此后，信雄看破红尘，剃度出家，自号常真。秀吉得知之后，喜道：“那样便好。”

毕竟是故主之子，秀吉不敢肆意迫害，正好借此将他召回，当了个御伽众，给予一万七千石的俸禄。

关原一役，常真别无选择，只好投向西军，却不曾亲自出阵，所以得到了家康的宽恕，保留了战前的俸禄。

如此的人生经历，让常真深深明白了“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”的道理。因之，他很理解片桐且元的苦恼。

四年前，常真的长子病死，只得把三子信良送到江户当人质。

第貳话

“千真万确，一定要告诉东市正大人啊！总之，无论何人召唤，千万别踏进本丸！”

淀君很重视织田常真，特意从天满地区选了一块地方供他居住。

深受信赖固然不错，但面对这等重大情况，常真便不免苦恼。他全无背叛家康之意，怎奈淀君却坚持要他出头支持丰臣家。谁让常真是信长之子呢？

（东西双方一旦开战，最好便由常真去当“总司令官”吧，哪怕是个虚名都行啊。）

常真当然不想这样，所以他最近都不大进城了。谁知淀君竟直接派密使来到他的天满府邸——

“请大人进城商讨和关东开战之事。”

“切莫妄动……”

常真只得命密使如此回告淀君。此际，城中形势紧张，确实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甚至有人高呼要诛杀片桐且元。千席间会议后的第二日傍晚，织田常真就听说了有人要暗杀且元之事。

通风报信的是侍奉淀君的老女之一，亦曾是织田常真的侍女。

该老女称，近日不光有暗杀且元的动向，怀疑的矛头亦指向拒绝进城的常真。

（逃离大坂！但是，离开前要通知东市正大人一下……）

织田常真当机立断。他本就同情片桐且元，故而决定去提醒他。

淀君没有出席两日前的会议，所以尚未亲耳听到且元的汇报。那个暗杀的主意，便是借“让淀君亲耳听且元汇报骏府情况”之事，命且元速速进城。只要且元踏进本丸，便伺机取他之命。

织田常真派家臣去了片桐府邸，带去密函，内云：“请派可靠的家臣来我府里。”此举真是非常冒险。

同时，常真另派家老生驹长兵卫进城对淀君说道：“区区老朽，尚望为右府大人尽绵薄之力。”

——否则，自身难保。

实际上，他根本没有支持丰臣家的打算。

且元读完常真的密函，立刻将之烧毁，喊来家臣小岛庄兵卫，说道：“我从骏府带了些礼品回来，这就送去织田大人府上。”

他命家臣带上礼物，去了天满的织田府邸。

黄昏渐成黑夜。

“我跟东市正大人交情深厚……”

织田常真对小岛庄兵卫缓缓道来。遥想当年，丰臣秀吉只是织田信长的一介家臣，对信长之子常真自是恭恭敬敬，时不时派人问安送礼。他派来的使者总是片桐且元。且元对常真的殷勤一如既往，再加上这段往事，常真如何不同情且元的境况？

听常真道出秘密，小岛庄兵卫脸色一变，惊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，一定要告诉东市正大人啊！总之，无论何人召唤，千万别踏进本丸！”

“是……”

此时，淀君的使者来到了大坂城内二丸的片桐府邸。

“夫人要亲耳听听骏府的情况，望大人速速准备。”

且元自无拒绝之理。两日前去千席间向秀赖禀报时，淀君没有出席。此际，她想要亲耳听听且元的话，大概是因为她尚存有一点点希望。

（莫非……尚有说服淀君的余地？）

且元立刻准备妥当。正要出门，却撞见小岛庄兵卫从天满的织田府邸回来。

“大人，这是要去哪里？”

见且元正要出门，小岛大喊着冲了进来。

“夫人召我去本丸呢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有何不妥？”

“这……希望您先回府……” 小岛低语道，“小的有要事禀报。”

“要事？”

小岛庄兵卫急得脸都白了，面上挂满汗珠。他肯定是匆忙归来，但再怎样急，都不该乱了阵脚。话说回来，从织田府邸回到大坂城，再奔向片桐府邸。一路上，小岛庄兵卫的紧张、不安，又有谁能知晓？

“好吧……” 且元察觉有异，带着小岛回了居室，问道，“到底有何要事？”

“实不相瞒……”

小岛说出了织田常真的忠告。片桐且元微微一叹，就此闭上双目，纹丝不动。

小岛庄兵卫来到走廊，对一名家仆说道：“关门！”

第叁话

双方僵持期间，幕府若借“平息大坂城内异动”举兵前来，岂不回天乏术？

且元“诀别”丰臣家的关键时刻到了。这更让丰臣家印证了“片桐且元何谈忠诚”一语。

加藤清正忠诚的基础是深思熟虑和当机立断。片桐且元则不然。且元对丰臣家的忠诚，就只到这程度了。然而，若就此一味指责这一刻之前的且元，未免有失偏颇。那个“不堪的武将”片桐且元是这以后才出现的。且元曾奋力忍受重压。这重压一旦抛开，便让他茫然自失，只好随波逐流。

且元吩咐小岛庄兵卫去召集兵马，同时自称染疾，命人通知本丸的淀君说先不进城了。大野治长等人见暗杀不成，便决定派兵围困片桐府邸，让且元插翅难逃！

他们抵达之前，且元的胞弟片桐贞隆就率兵到了且元府邸。

三百余名家仆和部下一概手持武器，把守片桐府邸。长久以来，且元以丰臣家执事的身份奔走关东和大坂之间。他的苦恼，家仆们自然清清楚楚。他们认定且元是被弄臣给陷害了。

片桐且元吩咐大家道：“我们万万不可进攻本丸！但是，若有人敢翻墙进来，格杀勿论！”同时派特使火速去骏府联络德川家康，以密函阐明了他目前的境况。

家康看完密函，说道：“片桐且元奉幕府之命将和解条件通报大坂，丰臣家竟企图夺他性命，这简直是公然背叛幕府！”

如此一来，他就有了开战的口实。

且元不会料不到这种事的。然而，想想此前那段烦恼的日子，他的无奈之情委实难以抑制。

丰臣家若不想接受关东开出的条件，断然拒绝就是了。哪用得着把他当叛徒看待，甚至杀了泄愤？

“欺人太甚！”

且元怒不可遏。

如此的愤怒和苦衷，到底该向谁倾诉？现下，他只剩投靠家康这一条路了。

讽刺的是，丰臣家的主战派见且元据守府邸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且元的府邸坐落在二丸东侧，跟淀君母子住的本丸只有一墙之隔。而且，从二丸去本丸的七处城门之中，有六处皆由且元控制，只剩下生玉口门由织田有乐斋管辖。

织田有乐斋是织田信长的幺弟，所以就是淀君的舅父。信长死后，他当了丰臣秀吉的近侍。此人以茶道名闻天下，是千利休的高徒之一，关原一役中却支持东军，奋勇出阵。由此可知他的立场跟投向西军的侄儿常真略有不同。

淀君更倚重表兄常真而非舅父有乐斋，便是最好的证据。

有乐斋奉德川家康之命辅佐秀赖，因而来到大坂城内，住的地方离片桐府邸不远。他和家康的关系紧密，故一直不受淀君和秀赖信任。

前天夜里，织田有乐斋密会淀君，反复强调贸然兴兵之弊。

不光有乐斋，一大批家臣都反对敌视片桐且元，不赞成围攻他的大坂府邸。这些人都很担忧天下百姓的感受。而主战派的大野兄弟亦被且元兄弟手下兵士的斗志震慑。若且元兄弟毅然决定攻进本丸，诛杀大野兄弟，事态便会无法收拾。

本丸箭楼上固然安插了枪炮和弓箭手，织田有乐斋的府邸亦有士兵看守，但这些手段均不足以挡住且元兄弟的部队。秀赖的某个家臣甚至劝且元从水之手门杀进本丸，却被且元一口驳回。这样看来，大坂的家臣之中，不乏同情且元之辈。

双方僵持了整整两日。第三天，淀君和秀赖命人拿来誓文，要求且元进城谒见。这自然被且元兄弟拒绝。

不管是谁，此际都无法再相信淀君母子的誓言了吧？

片桐府邸和本丸之间，甲斐守速水守久和织田有乐斋的义弟今木正洋来回奔走，以求早日解决争端。

速水守久曾是秀吉的骑马侍卫，深受秀吉信赖，人品出众，淀君亦对他尊敬有加。他对这件事的评价是——蠢到了家。

双方僵持期间，幕府若借“平息大坂城内异动”举兵前来，岂不回天乏术？满嘴“开战”之人不胜枚举，兵力却尚未征召妥当。一旦被幕府抓住机会，又当如何是好？

光是片桐且元手下的人，城内这些守军便束手无策，倘若德川家康当真从伏见城挥军杀至，从且元打开的城门进来……

“那便万事休矣。”

听了速水守久这一席话，淀君脸都白了。

速水守久的意见是稳妥行事，不要再敌视片桐东市正，就让他低调出城而去吧。舍此确无良策。结果，速水守久成了前往片桐府邸的使者。

这样看来，淀君和秀赖周围的主战派家臣固然忠肝义胆，却缺乏深思熟虑，难以解决突发情况。

此情此景，片桐且元唯有苦笑相对。

第肆话

打出生起，母亲淀君就为丰臣秀赖打点好了周围的环境。直到他二十二岁这年，周围的环境就自没变。

速水守久孤身去了二丸的“东市正曲轮”——片桐府邸所占的那一隅。

且元早就做好了准备，纵是有人从城外攻来，都有合用的对策。

速水守久踏进了布满士兵的东市正曲轮。他上一次来访之时，片桐且元尚是一身便服，现下则是全副武装。

见状，速水守久肃然说道：“大人莫不是要向右府大人挥刀？”

片桐且元老态毕露的脸庞登时涨得通红，低头说道：“岂敢……我万万没有此意。但是，甲斐守大人呀，明明是有弄臣挑拨离间，难道我就只有背上黑锅，引颈就戮？”

语毕，他再度望向了对方，目光犀利。这回轮到速水守久沉默了。

片刻后，守久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两人无话不谈，聊了许久。再这样对峙下去，只会被天下耻笑。这一点，且元自然明白。速水守久的提议是，双方各出人质，放且元平安出城。